

随园文史研究丛书·第二辑

白朴与元初词曲 之嬗变

张石川 著



中华书局

随园文史研究丛书·第二辑

白朴与元初词曲 之嬗变

张石川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朴与元初词曲之嬗变 / 张石川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1.6

(随园文史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101 - 07788 - 9

I. 白… II. 张… III. ①白朴(1226~?) — 人物研究
②白朴(1226~?) — 散曲 — 文学研究 ③白朴(1226~?)
— 杂剧 — 文学研究 IV. ①K825.6 ②I207.24 ③I207.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4490 号

书 名 白朴与元初词曲之嬗变

著 者 张石川

丛 书 名 随园文史研究丛书

责任编辑 罗华彤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630×960 毫米 1/16
印张 15¼ 插页 2 字数 240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788 - 9

定 价 38.00 元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白朴生平考述	9
第一节 白朴家世考	9
第二节 白朴生平经历考述	25
第三节 白朴交游考辨	41
第二章 曲的文体特征与白朴散曲研究	58
第一节 白朴现存散曲辨正	58
第二节 元曲文体特征	63
第三节 白朴散曲研究	77
第三章 白朴与元杂剧的早期形态	90
第一节 关于研究对象的确定	90
第二节 《梧桐雨》:从诗歌意象到曲辞意象	92
第三节 《墙头马上》:俗化的倾向	109
第四节 关于元杂剧早期形态的体认	128
第四章 《天籁集》与金元之际词体流变	134
第一节 《天籁集》的版本与流传	134
第二节 论白朴对词体的接受兼及词体在金元之际的发展	142
第三节 解读白朴隐逸词的语境	157

第五章 白朴文体综合研究	173
第一节 文类渗透研究之一:以诗为词与曲入于词	173
第二节 文类渗透研究之二:以词入曲	184
第三节 文体演变与文学传统	196
参考文献	205
附录 白朴年谱(附白华)	216
后记	237

绪 论

白朴(1226—1306以后),原名恒,字仁甫,更字太素,号兰谷。祖籍隰州(今山西河曲附近),生于汴京(今河南开封),后迁居真定(今河北正定)。父白华,字文举,号寓斋,仕金为枢密院判官。白朴为元好问(1190—1257)之通家侄。朴七岁遭金亡之变,与父母离散,元好问携之北渡避难。朴以身经离乱,故放浪形骸,玩世滑稽。元世祖中统初,史天泽(1202—1275)拟荐之于朝廷,白朴固辞之。元一统后,徙家金陵,纵情诗酒,不问世事。白朴以杂剧创作而闻名,位于所谓“元曲四大家”之列,现存杂剧三种即《梧桐雨》、《墙头马上》、《东墙记》(此种存疑)。相传其晚年自订词集,曰《天籁集》。现存各种版本的《天籁集》收词约百余首。另有近四十首散曲传世,散见于《阳春白雪》、《太平乐府》、《雍熙乐府》等选本中。

(一)

前人对白朴的研究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关于白朴生平
的实证研究。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一书中,对白朴的生活年代作了初步的考察,他说:“元初杂剧家,其时代确可考者,则有白仁甫朴。……按壬辰为金哀宗天兴元年,时仁甫年七岁,则至中统元年庚辰,年

正三十五岁,故于至元一统后,尚游金陵。盖视汉卿为后辈矣。”^①较之其他元杂剧作家,白朴的生平材料更为丰富,这有赖于《天籁集》的传世以及同时作为曲家与词家的白朴材料之整合^②。王氏较早地利用这些材料进行有关白朴生平的研究,此后关于白朴的实证研究由此陆续展开。以年谱的编纂为例,最早有发表于1932年的苏明仁《白仁甫年谱》,现在看来这部年谱比较粗糙且多谬误。其后有叶德均、郑骞、王文才、赵景深、胡世厚、李修生等人的年谱之作^③,随着新材料的发见与错误的订正,年谱的编订也趋于完善。除年谱之外,如卒年、家世、交游、行迹等等具体问题也在前辈学者的努力之下得以逐步澄清。

其次是白朴的作品研究。其中又以杂剧研究为主,在这一领域中最为常见的是一类比较研究,诸如《梧桐雨》与《长恨歌》或者《长生殿》,《梧桐雨》与《汉宫秋》,《梧桐雨》与《墙头马上》,《东墙记》与《西厢记》等等^④。这样的比较可以深化对作品的理解和认识,但往往囿于题材、风格这样笼统、模糊的范畴,并不能深入文本进行具体的分析。另有一类是从戏剧学角度来探讨所谓悲、喜剧的特征,人物形象塑造,戏剧冲突,叙事结构等等方面的问题^⑤。这类研究位于戏剧学与狭义的文学研究的交集上,经典的概念与传统的研究程式无疑限制了研究者的思路和视野。鉴于此,本书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这一研究视角。相对而言,对于白朴词的研究起步比较晚,大体上以往的研究更注重的是对词中所反映的白朴思想的探讨^⑥。从现有的研究材料来

①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P76。

②前者参见本文第四章第一节,后者参见第一章第一节相关论述。

③叶德均《白朴年谱》(1954),郑骞《白仁甫年谱》(1969),王文才《白朴年谱》(1984),赵景深等《白朴年表》(1987),胡世厚《白朴年谱》(1990),李修生《白仁甫年谱》(1990)。

④如段熙仲《〈长恨歌〉、〈梧桐雨〉、〈长生殿〉》,《江苏戏剧》1980年11期;傳田あつ子《悲劇の構成:〈梧桐雨〉と〈漢宮秋〉》,お茶の水女子大學中國文學會報1984年3期;贾元苏《元杂剧〈汉宫秋〉、〈梧桐雨〉比较谈》,《文史知识》1987年11期;孙京荣《〈梧桐雨〉与〈长生殿〉创作心理同构初探》,《西北师大学报》1992年2期;李玉莲、王岳红《论白朴〈东墙记〉对〈王西厢〉的影响》,《晋阳学刊》1995年6期等等。

⑤俞振飞《谈〈墙头马上〉裴少俊形象的塑造》,《人民戏剧》1980年10期;如袁新文《浅谈〈墙头马上〉的悲喜剧风格》,《文史知识》1988年11期等等。

⑥如么书仪《论白朴的词》、赖桥本《白朴及其作品》(《幼狮月刊》1977年5期,收入作者《词曲散论》)等论文,赵维江《金元词论稿》也有专章论述白朴的词。

看,对于白朴词的艺术形式、时代特征及其在文学史上所处地位的相关探讨仍不够深入。

再次是白朴词曲的比较研究或者说贯通研究。王国维曾评白朴词曲之优劣,他说:“白仁甫《秋夜梧桐雨》,沉雄悲壮,为元曲冠冕。然所作《天籁集》粗浅之甚,不足为稼轩奴隶。岂创者易工,而因者难巧欤?抑人有能有不能也?读者观欧、秦之诗远不如词,足透此中消息。”^①此论可谓白朴词曲比较研究之滥觞。日本学者金文京在《白仁甫的文学》一文中提出白朴散曲与词的相似性的问题^②。另外,鲁国尧曾对白朴的词韵与曲韵做过比较^③,虽然这是着眼于语音学的研究,但他提出的某些结论可以作为理解白朴词曲之间联系的一些线索。此类研究的思路直接而清晰,然而具体操作却颇有难度,前人的研究流于散漫,难以形成体系。本书在这一问题上作了初步的尝试。

以上略述白朴研究之现状与所存在的问题。学术薪火相传,后继者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在前人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从某一个方面或者一个新的视角发现新的问题,或提出新的见解,当然还应该包括纠正前人的错讹与误解。就本书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词曲比较研究及其研究模式的选择。以往此类研究总体而言相对薄弱,而本文着力在此方面作一些尝试,期于有所突破。词曲比较本不是一个新鲜的论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余音,风人之末派。其于文苑,同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④《提要》的说法大致代表了古人对于词、曲这两种文类的理解和认识。俞平伯曾对词曲之异同作过进一步

①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P16。

②金文京《白仁甫の文學》,《中國文學報》1974年26期;骆玉明节译部分,题《从〈梧桐雨〉到〈墙头马上〉》,收入《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论集》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③参见鲁国尧《白朴的词韵与曲韵及其同异》一文,收入作者《鲁国尧自选集》,大象出版社1994年版,P197—211。

④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P1807。

的比较研究,他认为词曲同者有三:渊源之相同、体裁之相近、歌唱动作之相似;异者有六:词曲内容之不同、宫调之不同、旁谱之不同、雅俗之不同、唱法之不同、风格之不同^①。而王易的《词曲史》、龙榆生的《词曲概论》对此问题也有相同或者相近的看法。如果以历代词、曲的全体(至少是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作为研究对象,那么这种比较研究大约只能进行到前面所述的层面之上。换言之,白朴个人的词曲创作为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鲁国尧在《白朴的词韵与曲韵及其同异》一文谈及研究的意义时说:“若有一位作家既填词又作曲,我们比较其词韵与曲韵的同异,进而追寻其根源,也不失为一佳法。然而这样的作家颇难觅求,因为既需有一定数量的作品可供研究,而且作家本人也要有相当的代表性。白朴恰恰符合我们的要求。”^②而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此类比较应更注重其文学意义或者价值层面上的探讨。

实际上关于这样的词曲比较研究,前人已经作过一些相应的尝试,可归纳为两种模式,其一是互文模式,其二是互动模式。所谓互文指同一作家不同文本间存在着的关联性,或者说某一部作品所具有的意义在其他作品中可以找到相应的解释。某一位作家个人的思想、情感乃至艺术的感悟力是比较明确的,同时它们又体现在作家的不同作品中,进而可以把不同的文本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做法是比较常见的,也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其弊端却是显而易见的,在过多地强调作家本身(特别是其思想感情方面)的同时,也必然疏于文本自身规律的探讨,以致于其结论常常先天地带有某种主观色彩。所谓互动,强调的是不同文类之间产生交互影响。陶然在《金元词通论》一书中作了相应的尝试。他论及元代的词与曲时说:“处于同一时代的各种文体之间,必然会存在彼此影响的互动关系……元曲为元代文学主流,元词与元曲则在相同的文学背景下共生而互动,以词入曲与以曲入词这

①俞平伯《词曲同异浅说》,收入作者《论诗词曲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P691—698。

②《鲁国尧自选集》,P197。

两种现象说明这两种‘性相近、习相远’的文学样式之间易于借鉴与嫁接。”^①文体之“互动”研究显然是从文本出发,从某种程度上看更具客观性,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理论模式。但是它可能要求更大的范围内(比如一个时代的文本)选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如果以某一个作家而论,这种“互动”又未必能体现出来。

鉴于以上所述的情况,本文选取了文类渗透的现象作为词曲比较研究的一个切入点。陶东风在《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一书中认为:“文类概念的形成原是通过归纳法而产生的,其基本的前提则是具有一定数量、并体现出某些共同的、惯例化的文体特征的作品支撑。这就决定了它侧重的是概括不同作品之间的共性,而不是显示作品的个性(独特性)。”^②上述个性化的文体特征可能是产生于某一文类的内部的变化,而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假借了其他文类的文体特征,于是产生了所谓的文类交叉与渗透的现象。本文第五章着重对白朴词曲创作中所表现出的“以诗为词”和“以词入曲”这两种文类渗透现象作具体的分析,兼及作家的文体意识、曲体的文人化等相关问题的探讨。事实上,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白朴创作中所见之文类渗透现象在形式(至少是其主流倾向)上并非是交互的,而是单向度的。

其二,对前人研究之辨正。关于白朴的家世,前人尝以为其出自所谓太原白氏或即白居易之族,然而从我考辨的结果看,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关于白朴的散曲,以往的研究以作品的鉴赏为主,然而这样的研究必须首先进行的是辨伪的工作。白朴的散曲可以从现存的十余种散曲选集中辑出,而其中存在一些误收或者误题的情况,如[仙吕·醉中天]题《佳人脸上黑痣》及[仙吕·寄生草]题《饮》等等这些作品是否为白朴所作是很值得怀疑的^③。关于白朴词的评价问题,前人往往着力于思想内涵及时代精神的探索,而忽视了其在审美形式上的缺憾。

其三,对前人研究之补充与拓展。王国维《录曲余谈》:“元初名

①陶然在《金元词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P244。

②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P50—51。

③具体参见本文第二章第一节的相关论述。

公,喜作小令、套数,如刘仲晦秉忠……皆称擅长,然不作杂剧。士大夫之作杂剧者,唯兰谷朴耳。”^①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在《元杂剧研究》一书中曾对王氏“士大夫之作杂剧”的观点作进一步阐发,他认为有一些属于士大夫阶层的作家参与了元杂剧的创作,而他们的存在和作用在以往的研究中被低估或者被忽视了^②。而本文对曲辞的意象和“以词入曲”的文类渗透现象的研究是对上述观点的拓展与深化。又如前人常谓白朴杂剧有雅、俗之不同风格,又谓白朴散曲近于词,但这样的见解往往流于印象式的空泛,而本文希冀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把这样的理解落到实处。

(二)

次论本书的研究思路及方法——即文体研究。在这里首先需要“对‘文体’的概念作相应的辨析。中国古代所谓‘文体’是一个复杂、多义且含混的概念。吴承学、沙红兵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一文中把古人对“文体”的使用归纳为六类:体裁或文体类别、具体的语言特征和语言系统、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体要或大体、体性体貌、文章或文学之本体等^③。这种情况与英语中 genre (文类)一词的使用颇为类似,R. 福勒所编《现代批评术语辞典》认为:“在英语批评词汇中,此词(指 genre)尚无普遍被接受的对应词,‘类别’(kind),‘类型’(type),‘形式’(form)混杂地使用。这一事实揭示了贯穿文类理论始终的某种混乱。”^④然而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体”还不仅限于文类的

①王国维《录曲余谈》,《王国维遗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P4。

②参见本文第三章相关论述。吉川的观点见于《元杂剧研究》,郑清茂译,艺文印书馆1981年版,P106—109。

③吴承学、沙红兵《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文学遗产》2005年01期。

④R. 福勒(Roger Fowler)《现代批评术语辞典》中“genre”条目,转引自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P42。

范畴,它更兼有了风格(style)的内涵。例如我们在使用“建安体”的概念的时候实际上指的是与“建安风骨”相关联的范畴。宇文所安在谈及中国古代的“文体”时说:“‘体’究竟指文类、亚文类,还是风格,可以根据语境和由‘体’构成的复合词来判断,但‘体’字单独出现,则无法辨别它的具体所指。”^①显然,这种判断上的困难与古人对“文体”概念使用的含混状态有关。

西方文论中的“文体”(style)概念是与文体学(stylistics)的学科建构相联系的。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一书认为:“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它社会历史、文化精神。”^②这样的定义是比较宽泛的,他进而把“文体”解析为三个层次:体裁(文类)、语体、风格。所谓的“语体”是介乎于文类与风格之间的形态。郭英德在《中国古代文体形态学论略》一文中把(文学)文体大致对应于“体裁”,同时兼容“语体”、“风格”的部分含义^③,这样的处理是为了适应中国古代文论和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本文对于“文体”概念的具体使用参照胡壮麟《理论文体学》,即以“文体”、“文体风格”表示泛称,以“文类”表示体裁(genre),以“风格”或“语体风格”表示时代、作家或作品的语言特征^④。

所谓文体研究,是西方语言研究的一个分支或者理解为一种方法,它的研究对象就是代表着一定的话语秩序的文本本身。韦勒克和沃伦《文学理论》曾谈及这种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第一个方法就是对作品的语言做系统的分析,从一件作品的审美角度出发,把它的特征解释为‘全部的意义’,这样,文体就好像是一件或一组作品的具有个性的语言系统。第二个方法与此并不矛盾,它研究这一系统区

①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P662。

②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P1。

③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形态学论略》,《求索》2001年05期。

④胡壮麟《理论文体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版,P1。

别于另一个系统的个性特征的总和。”^①前者从局部或者微观的角度对作品作语言分析,而这种分析实际上包含了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的内容(对于有的文体的研究还应包括整体结构、情节设置等方面),进而解读其与审美相关的“全部的意义”。后者是把某一类文体作为一个系统,探讨它与其他系统的联系和区别。以上是以共时的关系而论,如果从历时的关系着眼,文体研究还应该包含文体的交叉、渗透乃至演变相关问题的研究。本文第一章是关于白朴生平家世的实证研究,此类研究是文体研究的基础,而后面所谓曲辞的意象、词之语境、曲体文人化及时代与文体演变等等问题都与白朴之生平家世的研究相关联。第二、三、四章分别在某一文类的范围内探讨作品所表现出的文体特征及其意义,其中包括了意象、语汇、句法、修辞、语境等具体方面的研究。当然这样的研究并不是面面俱到的,因为这毕竟不是一篇语言学的论文,而且作全面系统的语言分析也非我能力所及。最后一章涉及历时关系的文体研究,以文类渗透现象作为切入点考察文类文体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进而从整体上把握白朴文学创作的特色与成就乃至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①韦勒克(René Wellek)、沃伦(Austia Warren)《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P193。

第一章 白朴生平考述

第一节 白朴家世考

《录鬼簿》把白朴列在“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第二位^①，天一阁本小注云：“文举之子，号兰谷先生。赠嘉议大夫，太常卿，仪院太卿”^②，贾仲明吊词云：“峨冠博带太常卿，娇马青衫馆阁情。拈花摘叶风诗性，得青楼薄幸名。洗襟怀剪雪裁冰，闲中趣、物外景，兰谷先生。”^③作为元杂剧作家的白朴，其生平家世的材料是是有限的，但作为词人和金代名宦之后的白朴的材料却要丰富得多。曲家白朴与词家白朴之合璧可能是清代以后的事情了。朱彝尊《天籁集》序云：“明宁献王权谱元人曲，作者凡一百八十有七人，白仁父居第三。虽次东篱、小山之下，而喻之鹏抟九霄，其矜许也至矣。余少日避兵炼浦，村舍无书，览金元院本，最喜仁父《秋夜梧桐》两剧，以为出关、郑之上。及辑唐宋元人诗余为《词综》，憾未得仁父只字，意世无复有储藏者。康熙庚辰八月之望，六安杨希洛氏千里造余，袖中出《兰谷天籁

①《录鬼簿新校注》，（元）钟嗣成等撰，马廉校注，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版，P21。

②曹楝亭本作：“文举之子，名朴，真定人，号兰谷先生。赠嘉议大夫，掌礼仪院太卿。”《录鬼簿新校注》，P21—22。

③《录鬼簿新校注》，P22。

集》，则仁父之词也。前者有王尚书子勉序，述仁父门世本末颇详。始知仁父名朴又字太素，为枢判寓斋之子。”^①朱彝尊虽对白朴颇赏爱，但他在康熙庚辰（1700）以前对其家世背景及词的创作也并不了解。对于白朴家世的讨论须先从以下所列文献材料入手。

一、有关白朴家世的文献记载

首先是元王博文^②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所作《天籁集》序。王博文，字子勉，号西溪，东鲁人。生于金元光二年（1223），历礼部尚书，大名路总管，江南行御史台中丞，卒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也就是作是序次年。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考元杂剧之时代就已经利用了这篇文献，他说：“此外，元初杂剧家，其时代确可考者，则有白仁甫朴。据元王博文《天籁集》序谓仁甫年甫七岁遭壬辰之难，又谓中统初，开府史公将以所业荐之于朝。按壬辰为金哀宗天兴元年，时仁甫年七岁，则至中统元年庚辰，年正三十五岁，故于至元一统后，尚游金陵。盖视汉卿为后辈矣。”^③通过这篇文章，白朴的家世我们可以略有了解：

1. 白朴父华号寓斋，在金为枢密院判官，白朴为其仲子。
2. 元（元好问）白为中州世交，两家子弟每举长庆故事以诗文相往来。
3. 白朴七岁时，白华随金主仓皇离京，第二年南京陷落，白朴随元家北渡，在其后的数年内，由元好问代为抚养。

王博文为同时代之人，序中云与白朴有近三十年的交往，因此是文应是信而有徵的。其后的《天籁集》孙大雅序、朱彝尊序以及后人对白朴的生平家世的叙述皆以此文为本。

其次为元好问的《善人白公墓表》、《南阳县太君墓志铭》。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生于金明昌元年（1190），天兴初人为翰林制诰，

①本书凡引《天籁集》，如未特别说明，皆用清人杨友敬刻本。

②关于王博文与白朴的交往参见本章第三节，这里略过。

③《宋元戏曲史》，王国维撰，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P76。

金亡不仕,卒于元宪宗七年(1257)。善人白公为白朴祖父,南阳太君为白朴祖母,前云元白有通家之好,加之元又为当时之名士,白家请元作祭文碑铭亦在情理之中。《善人白公墓表》作于元宪宗元年辛亥(1251),《南阳县太君墓志铭》当作于金正大元年(1224)至正大七年(1230)之间。文中云:“文举既参机务,而赠夫人南阳县太君,因请某铭其墓”^①,《金史·白华传》云:“正大元年,累迁为枢密院经历官”^②,则所谓“参机务”当在此年以后。又《善人白公墓表》云:“正大中累赠中大夫轻车都尉南阳郡伯,两夫人南阳郡太君”^③,而作文时白朴祖母之封赠为南阳县太君,尚未赠南阳郡太君。《金史·白华传》云正大七年五月“华真授枢密判官”^④,此时才能得到南阳郡太君的封赠,因此是文当作于正大七年五月之前。

再次为袁桷《朝列大夫同佥太常礼仪院事白公神道碑》(简称《白公神道碑》)。袁桷,字伯长,鄞县人。生于元至元三年(1266),大德间授翰林国史院检阅官,翰林直学士,后又拜侍讲学士,卒于元泰定四年。袁文所记为白朴之同父异母弟白恪。此文当作于泰定元年(1324)至泰定四年(1327)之间。文中云“湛(白格子)为元帅府都事,桷适请告归里。以事状拜,且言先君子尝得与子同院,铭莫如子。桷谢不敢辞。”^⑤《元史·袁桷传》云袁于泰定初辞官归乡,卒于泰定四年^⑥,所以此文当作于泰定元年(1324)至泰定四年(1327)之间。由上述三篇文献,我们可以大略地梳理一下白朴的家世情况:

1. 白朴的世系由朴上溯五代依次为重信—玉—仲温—宗完(全道)—华—朴。

《善人白公墓表》云:“公讳某字全道,姓白氏,……曾大父讳重信,大

①《遗山先生文集》卷25,(金)元好问撰,《四部丛刊》本。

②《金史》,(元)脱脱等撰,中华书局1975年版,P2503。

③《遗山先生文集》卷24。

④《金史》,P2506。

⑤《清容居士集》卷27,(元)袁桷撰,《四部丛刊》本。

⑥《元史》,(明)宋濂等撰,中华书局1976年版,P4026。

父讳玉，父讳仲温，皆潜德弗耀。”^①《白公神道碑》：“曾祖仲温隐德里居，妣李氏。祖宗完金故赠朝列大夫轻车都尉南阳郡伯，祖妣李氏。”^②

2. 白朴祖父累赠中大夫轻车都尉南阳郡伯，夫人王氏、李氏赠南阳郡太君。生五子曰彦升、贲、华、宝莹、麟，彦升王出，余皆李出。

《善人白公墓表》云：“正大中累赠中大夫轻车都尉南阳郡伯。两夫人南阳郡太君”，又云：“初娶王氏，再娶李氏，皆前公卒。子男五人，长曰彦升，留心典籍而不就举选。次曰贲，广览强记，尤精于《左氏》，至于禅学道书岐黄之说，无不精诣。弱冠中泰和三年词赋进士第，历怀宁主簿、岐山令，远业未究而成殂谢，士论惜之。次曰华，贞祐三年进士，历省掾，入翰林仕至枢密院判官，右司郎中。次曰僧宝莹，以诗笔见推文士间，有集行于世。次曰麟，蚤卒。”^③《南阳县太君墓志铭》云：“子男四人。长曰贲，擢泰和三年进士第，官至岐山令。次曰华，擢贞祐三年进士第，今为枢密院判官。次曰莹，弃家为佛子，有诗笔闻于时。次曰麟。……贲、莹、麟及次女皆早卒。”^④《白公神道碑》云：“祖宗完金故赠朝列大夫轻车都尉南阳郡伯，祖妣李氏。”^⑤案袁文载白朴祖宗完赠朝列大夫轻车都尉南阳郡伯，误。《金史·百官志》载朝列大夫为从五品文官，轻车都尉为从四品勋爵^⑥，合属不类，中大夫为从四品文官，应从元文作中大夫轻车都尉南阳郡伯。

3. 白朴父华，仕至枢密院判官，右司郎中。夫人张氏、罗氏。生四子。朴幼名恒，张出；恪幼名常山，字敬甫，罗出。

①《遗山先生文集》卷24。

②《清容居士集》卷27。

③《遗山先生文集》卷24。

④《遗山先生文集》卷25。

⑤《清容居士集》卷27。

⑥《金史》，P1220—1223。